

世界奇书文库



铁皮鼓

(上)

SHIJIE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奇书文库

铁皮鼓

(上)

[德]君特·格拉斯 著

李 云 译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奇书文库

铁皮鼓

(下)

[德]君特·格拉斯 著

李 云 译



第一篇

肥大的裙子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我住在疗养与护理院。我的护理员几乎时时刻刻都监视般的在观察我，即使门上有个窥视孔，我的棕色眼睛的护理员也不可能看透蓝眼睛的我。

我已经喜欢上我的护理员了。因此，他根本不可能是我的敌人。每次他一跨进我的房间，我就向他讲述我一生中的事件。即使通过窥视孔的阻隔他仍然可以了解我。每当我给他编造了点故事时，他就给我看他最新编结的形象，以表示感激。由此可见这个好人欣赏我所讲述的故事。我们可以暂且不去讨论，他是否是一个艺术家，但要用他的创作办一个展览的话，在媒体给予一定好评的同时，也会吸引来一些买主。是在探望时间过后在他所护理的病人房间里收集并经过整理的普通的包扎用的线绳编结制作出多层次的软骨鬼怪，随后把它们浸在石膏里僵化后，插上针，固定在木头底座上。

他常常想创造出各种不同颜色的作品来。我指着我的白漆金属床劝阻他，请他想象这张最完善的床如果被涂上各种颜色，变成什么样子。我刚说完，他便惊恐地把双手伸到脑袋上方猛地击掌，恐惧地放弃了涂彩色。

所以，我那张白漆金属架病床是作为一种准则存在的。对于我来说，还不止如此：我的床是我最终达到的目的地、我的安慰和信仰，我想作一些改变，如果疗养院管理处允许的话，使任何人都不得过于接近我，我会把床栏升高。

每周的探望日全都来了，我被那些要救我的人打断了在白漆金属



床栏杆之间围起来的宁静。他们想通过我来珍视、尊重和认识他自己，以爱我来自娱，并且，他们是多么盲目，神经质，和没有教养：用手指甲刮我的床栏杆上面的白漆，用圆珠笔和铅笔在白漆上乱画作风极差的小人。我的律师每次大叫着“哈啰”闯进病房后，便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左脚跟的床柱子上。然后在整个来访时间内用他特殊的方式剥夺了我精神上的平衡和欢畅：一直滔滔不绝地说话。

礼物被来探望我的人们放在有银莲花水彩画并铺着蜡布的小白桌上，告诉我他们正在实行的或者已经盘算好的搭救计划，并且说服我这个他们不倦地设法搭救的人，几乎完全相信他们的仁爱之心。然后，在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生存的乐趣后，便离我而去。他们刚走，我的护理员便来开窗换空气并且收集捆扎礼物的线绳。在余下的时间里，在我的床边坐下，解开并且整理好线绳的结，让寂静散开来，直到我把寂静称为布鲁诺，把布鲁诺称为寂静。

我的护理员名叫布鲁诺·明斯特贝格，籍贯绍尔兰，未婚，无子女。他用我的钱给我买过五百张打字纸，但还不止这些，便又让布鲁诺再到兼卖儿童玩具的小文具店去一趟买没有横格的纸，给我施展我的记忆力，提供必要的场地。但愿我的记忆力是准确无误的！这件事我从来不托律师或克勒普去办，仁爱之心使朋友们为我担忧，给我定下种种规定，禁止他们干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比如给我带白纸，以便我录下我头脑里流露出来的不连贯的字符。

我对布鲁诺说：“给我买五百张干净的纸来，好吗？”他抬头望着天花板，食指也指着同一个方向，要找出一个譬喻来，然后回答说：“奥斯卡先生，您是想要白纸。”

我让布鲁诺对店里的人说时也一定像我一样用“清白”这个字眼。傍晚时，他买回来一包纸，想使我觉得他是若有所思的。他仰着头，久久地凝视天花板，从那里汲取了他所需要的全部灵感后说：“您让我用那个恰当的字眼。我向女售货员要清白的纸，她羞得满脸通红地去给我取。”

我怕他不停地谈论文具店里的女售货员们，我保持着沉默，同时深深自责不该把纸称为清白，直等到布鲁诺离开才把装有五百张打字



纸的纸包打开。

我拿起这些柔韧的纸掂了掂，我取出十页，把其余的保存在床头柜里，又在抽屉里的照相簿旁边取出灌满了墨水的钢笔，那么，我由何时开始写呢？

讲故事，可以用正叙、插叙或倒叙来制造悬念。或时髦一些，彻底撇开时间与空间，最后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在最后一刻已经被解决了。也可以开门见山地声称，现在写长篇小说已是不可能的了，然后，在自己背后添上一个把他当作最后一个有可能写出长篇小说的作者的声嘶力竭的呐喊者。也曾有人说过若要给人谦虚的好印象，便可以开宗明义地说：因为有个性的人已没有了，现在不再有长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个性已经丧失，因为人人都同样孤独，没有要求一个人孤独的权利，因此组成了孤独的无名英雄、无名英雄的群体，可能事情都是有它正确可信的地方。可是，就我和我的护理员而言，我们两人都是英雄，但却完全不同。他在窥视孔后面，而我在前面；如果他打开房门，由于既有友谊又很孤独，因此我们两个仍然构不成无名英雄、无名的群体。如果一个人没有耐心，在写下自己存在的日期之前，连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想去回忆的话，他就不配写自传，我将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所以，我要向不得不在我所居留的疗养与护理院外面生活的诸君，向每周来探望我一次的、根本想不到我会储存纸张的诸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名叫安娜·布朗斯基。在十月的一个傍晚，她会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在一块土豆地的地边上坐着。要是上午，你就可以看见我的外祖母熟练地把枯萎的土豆秧整整齐齐地归成堆。到了中午，她便吃涂糖汁的猪油面包，接着，最后掘一遍地，末了，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在两只几乎装满土豆的篮子当中坐着。她的鞋底同地面构成一个直角，靴尖差一点碰到一起，靴底前闷烧着一堆土豆秧，它像哮喘似的不时冒出一阵阵火苗，送出的浓烟，跟倾斜度极小的地壳平行，局促不安地飘去。那是一八九九年。她坐在离比绍不远的卡舒贝地区的心脏，更靠近拉姆考和菲尔埃克之间的砖窑，面对着迪尔绍和



卡特豪斯中间通往布伦陶的公路，背向着戈尔德克鲁格的黑森林。她坐着，用一根烧焦了的榛木棍的一端，将土豆捅到热灰底下。

我在上文着重提到了我外祖母的裙子，说她穿着几条裙子坐在那里，我但愿这已经点得够清楚的了。我甚至把这一章的标准题定为《肥大的裙子》，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应当如何感激这种衣裳。我的外祖母不只穿一条裙子，她四条裙子套穿着。你不要以为她穿了一条裙子和三条衬裙；她穿着四条裙子，一条套一条，并且每天按照一定的顺序里外倒换一次。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就是今天贴身穿着的。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就展现在最外面了。其实它根本没有式样，她的裙子都偏向和她相称的土豆色。除去颜色以外，我外祖母的裙子的特点是非常浪费衣料尺寸宽大，它们像水桶一样圆，有风的时候一会儿以波浪翻滚，一会儿倒向一边，要不就发出响声，有时还在她身前飘动。在她坐下的同时，四条裙子便也安静了下来。

除去这四条挂在她床头的经常下垂、起皱褶、蓬松一团，或者硬撅撅、空荡荡地裙子而外，我的外祖母还有同另外四条土豆色裙子毫无区别的第五条裙子。它非永远排行老五。和其它四条一样，它也得服从轮换的需要，并且同它们一样，如果在第五天星期五轮到它的话，就把它扔进洗衣桶里，星期六晚上被挂在厨房窗前晾衣服的亚麻绳子上晾干后，被放到熨衣服的木板上。

我的外祖母每逢星期六便打扫屋子，洗衣服，熨衣服，烤面包，挤牛奶，喂母牛。这些事都做完了，她便整个泡进洗澡桶里，从肥皂水里稍稍探起身子后让桶里的水回到原来的高度。她坐在床沿上裹上一条似盛开的大花朵的毛巾，把四条穿过的裙子和一条刚洗干净的裙子放在她面前的地板上，她用右手的食指撑着右眼的下眼皮，不向包括她哥哥文岑特在内的任何人征求意见，就下定了决心。她光着脚站起来，用脚趾把那条没有土豆色柔和光泽的裙子踢到一边。用那条新洗干净的裙子顶替它。

星期日的早晨，她在出发去拉姆考上教堂，朝拜在她心中有固定



想象的主耶稣之前。新洗干净的裙子穿在第几层呢？我的外祖母爱干净也爱虚荣，她把最好的一条外露在晴朗天气里的阳光底下好让别人都能看见。

那天是星期一下午，我的外祖母穿着她按顺序调换好的裙子，坐在闷烧着的土豆秧堆旁。用榛木棍把第一个闷熟了的土豆从灰堆里扒出来，吹着脑子里并没有想着什么曲子的口哨。她把它扒到离闷烧着的土豆秧堆较远的地方，让风把它吹凉。她把这个表皮烧焦并裂开的块茎用一根尖树枝插住，举到嘴边。她停止吹口哨，从两片被风吹得焦燥干裂的嘴唇间送出气来，吹掉土豆表皮的灰和土。

她眼睛闭着吹着土。当她先睁开一只眼睛，再睁开另一只时，她便认为吹得差不多了，用除了牙缝颇宽别无缺陷的门牙咬了一口，咬下的半个粉状的、还太烫的土豆留在张开的嘴里冒着热气，随即把咬剩的土豆挪开。她的鼻孔鼓着，吸着烟和十月的空气，睁圆了眼睛顺着田地望去，直盯着被砖窑烟囱上端三分之一处和电线杆分割开的地平线。

我的外祖母闭上嘴巴，抿紧嘴唇，咀嚼土豆，眯缝着眼睛，看到有什么东西在电线杆之间移动。有东西在电线杆之间跳动着。三个男人在电线杆之间跳动，向烟囱跳去，接着在烟囱前面转着圈儿；一个看来又矮又宽的回到原处，重新起跳，他跳着过了砖窑；另外又细又高的两个，紧跟在他背后过了砖窑，又回到电线杆之间；那个矮而宽的，显得比细而高的两个更焦急匆忙拐来拐去；因为矮而宽的那个已经跳了过去；那两个不得不又向烟囱跳去，他们刚起跳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拇指宽的距离了；他们消失了，看样子像是失去了兴趣；而那个矮的，也从烟囱跳到地平线后面去了。

现在他们消失了，这可能是在换戏装或者是幕间休息，再不然就是他们去打砖坯，领报酬了。

我的外祖母本想利用这个间歇去叉第二个土豆，却没叉到。因为那个看去又矮又宽的人，又穿着原来的衣服爬上了地平线。他似乎把这两个跟在他背后跳跃的人甩在一道栅栏后面，留在通往布伦陶的公路上或者留在砖堆间。即使如此，他仍想要跳得比电线杆更快。他以



很慢的动作跳越过烂泥般的田地，鞋底上甩出泥块；像在烂泥地里爬行。有时他好像粘在泥里，随后又在不高但距离颇远的跳跃过程中在空中停留一会儿，擦一下额头上的汗，接着又把两条腿粘在那片新犁过的地里。这片在五摩尔根土豆地旁边的地，一直延续到田间窄窗道。

这个矮而宽的好不容易到了窄道上，还没有在那里隐没，另外两个高而细的也出现在地平线上了。他们可能在刚才去了砖窑一趟，现在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烂泥走过来。他们又高又细，却不显瘦。我外祖母瞧着这样并不常见的东西，所以土豆又没有叉中；因为三个身材不同的成年人，都在电线杆周围相互间隔一段距离跳动，差一点把砖窑的烟囱折断了，那个矮而宽的和那两个高而细的，都同样费劲但同样顽强地在文岑特两天前刚犁过的烂泥地里跳动，越粘越厚鞋底甩掉又粘上的泥团。最后都消失在窄道上。

我的外祖母在他们三个都走了以后放心去叉那个快凉了的土豆。把土豆上的土吹掉后整个地塞进嘴里，一边想着他们可能是砖窑上的人，一边口腔做着圆周运动咀嚼着，此时，一个黑色小胡子上的眼睛发狂地四下窥探的人从窄道上跳了出来，两下子就跳到火堆旁，同时站到了火堆四周，战战兢兢的咒骂着，走投无路，那两个高而细的跟着在窄道上追来了，所以他退回去已经不行。他拍打自己的膝盖大胆地爬近，气喘吁吁的，额上冒出了汗珠，头上的眼睛像要瞪出来似的，小胡子颤动着，爬到我外祖母的鞋底前面，像一头看着我的外祖母的矮胖的小动物，看得她不能再嚼嘴里的土豆，只能叹着气，脚尖翘起，鞋底与地面成了斜角。她不再去想砖窑、砖堆、烧砖的、打砖坯的，而是同时把四条裙子都高高地撩起，让这个不是砖窑上的矮而宽的人连同他的黑色小胡子一齐能够钻到底下去。他看上去不再像从拉姆考或从菲尔埃克来的一头小动物，他忘掉了喘息、颤抖和拍后膝盖的手，怀着恐惧钻到了裙子底下把那儿当作好的藏身之地，不再拍打膝盖，既不矮也不宽了，这时，万籁俱寂，微风在火堆里盘旋，电线杆矗立在路边，砖窑的烟囱立正，好似创世的第一天，也像世界末日，我的外祖母，把最外面一条裙子抚平，让它遮住第二条，她几乎



感觉不到第四条裙子下面的他，也不让第三条裙子知道有人藏在第四条裙子里面。上面一条裙子被明智地抚平了，第二和第三条裙子也都蒙在鼓里。这难道不新奇吗？她把两三个土豆从热灰里扒出，从各胳膊肘边上的篮子里拿出四个生的，一个接一个地捅进热灰里去，用更多的灰把它们埋上，拨弄着，直到冒出了浓烟，除此以外，她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闷烧着的土豆秧堆不停地冒出来浓烟，我的外祖母刚把裙子抚平，由于刚刚拼命拍膝盖、换地方和拨弄而乱了方向，现在顺着风向形成一股贴着地面向西南飘去的黄色的烟。那两个高而细的跟在现在裙子底下藏着的矮而宽的家伙后面紧追不舍，从窄道上像幽灵似的飘来。他们高而细，穿着职业装——农村保安警察的制服。

他们几乎从我的外祖母身边贴着跑过去。其中一个甚至跳过了火堆。可是他们一下子想起自己是有鞋跟的，便用鞋跟煞住了身子后把脸转过来，脚蹬皮靴，穿制服的身子从浓烟里拔出，浓烟也被带了出来。他们总在咳嗽，问我的外祖母是否看见那个科尔雅切克，还说她肯定看见了的，原因是她坐在窄道边上，而科尔雅切克，正是从这里逃过来的。

我的外祖母说她不认识科尔雅切克这么个人。她没有见到过，她想了解，他是否是她所认识的砖窑上的人，因为她只认识砖窑上的。两个保安把科尔雅切克向她描述了一番，说他是一个又矮又宽的家伙，不是同砖头打交道的。我的外祖母想了一会儿，说她见到这么一个人跑了过去，并用叉着冒热气的土豆的尖树枝指着比绍的某处方向，延着树枝上的土豆看过去，是从砖窑的烟囱开始右数第六和第七根电线杆之间。我的外祖母指着靴底前那堆火请他们原谅，还说她不知道那个奔跑的人是不是科尔雅切克，并说她讲得模糊的原因，是这堆火把她折腾苦了；这堆火阴不阴，阳不阳，弄得她顾不上其他的事情，凡她不认识的人的事情，她是向来都不过问的，不管是从这里跑过去的人，还是站在浓烟里的人，她只认识比绍的、拉姆考的、菲尔埃克的以及砖窑上的人，对她来说，这已经够多的了。

我的外祖母说完这些，大声地叹息了几声，那两个穿制服的听了



便问她有什么好叹息的。她对着那堆火点点头，意思是说，她叹息是因为这一小堆火半死不活，也多少是因为好几个人在浓烟里呆着。说完，她用带有很宽牙缝的门牙咬下半个土豆，两个眼珠子转到左上角，专注地咀嚼。

那两个穿农村保安警察服的人，不能从我外祖母心不在焉的目光里瞧出什么名堂来，犹豫着是否应当到电线杆后面的比绍去寻找，于是，便用挂在身边的刺刀去捅土豆秧堆。他们两个人突然灵机一动，同时踢翻了我外祖母胳膊肘旁两只几乎装满了土豆的篮子，半天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科尔雅切克，只有土豆向他们的靴子滚去，他们满腹狐疑，小心翼翼地围着土豆堆转，好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科尔雅切克竟能藏到土豆堆里去；他们还是对准了用刺刀扎进去，但没有被刺中的人发出号叫声。他们怀疑枝叶凋零的每一丛灌木，每一个耗子洞，甚至某一个鼯鼠窝集中的地方，并且自始至终怀疑我的外祖母。她坐在那里像扎了根似的，不停地叹着气，把瞳孔转到了眼睑底下，只让人看见白眼珠。她伤心地加重语调，声音越来越响地挨个儿地念着一切圣者的卡舒贝姓名——因为这堆火半死不活，因为把两篮子土豆踢翻了。

整整半个小时，两个穿制服的人时而远离，时而靠近火堆，目测砖窑烟囷的位置，想要去占领比绍，却又拖延进攻，把紫色的手伸到火堆上方，直到我的外祖母给了他们每人一个用树枝叉着表皮烤裂的土豆，但她并没有因此停止大声叹气。那两个穿制服的人刚吃了一半，又想起自己身上还有公务，便沿着窄道旁的荆豆丛，跳出去一石之遥，还惊起一只不叫科尔雅切克的野兔，他们又发现有热气腾腾的粉白色土豆在火堆旁，还因为这一通追打筋疲力尽，便打定主意，和和气气地把生土豆重新拾到那两只篮子里去；至于刚才把篮子一脚踢翻，那是必须这么干，因为公务在身。

十月天空的傍晚挤压出一阵微风细雨和黛色的暮霭。这时，他们还在没精打采而迅速地进攻远处一块黝黑的界石，这个敌人被消灭后，他们觉得折腾够了。他们像祈祷似的把手伸到被细雨打湿、冒着长而宽的浓烟的小火堆上方，还踢了踢腿，再次在绿烟中咳嗽一通，



在黄烟中熏出了眼泪，然后边咳嗽流泪边抬起靴子，向比绍方向走去。农村保安警察只知道要是科尔雅切克不在此地，那他肯定在比绍。

慢慢熄灭的火堆里冒出了烟，蒙住了我的外祖母，把她同她的四条裙子以及她的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同科尔雅切克像第五条同样肥大的裙子一样地罩在烟裙底下。等到两个穿制服的人像两个摇摇晃晃的圆点，在电线杆之间的暮色中慢慢消失，我的外祖母似乎已经生了根，而现在正把这刚开始生长的植物连同泥土和纤维一齐拔出来似的费劲地站起身来。

科尔雅切克突然失去了遮盖，又矮又宽地躺在雨里觉得身上发冷。他赶紧把待在裙子底下时由于害怕，急需寻找避难所时解开的裤子扣上——只要有地方可躺，无论在哪儿。他生怕他的活塞着凉，用手快速地系上钮扣，因为在这秋天的天气里，很容易患感冒。

我的外祖母还在热灰里找出四个熟土豆。给了三个于科尔雅切克，一个留给自己。她在张嘴吃土豆之前，尽管她明明知道科尔雅切克是从别处来的，偏偏不是砖窑上的人，还是先问他是不是砖窑上的。他没等他回答，就自己弯腰提起较重的那一只请他帮忙拿较轻的一只篮子，用空着的那只手，拿起她的耙子和锄头。于是，她四条裙子像风帆似的鼓起，拿着篮子、土豆、耙子、锄头，向比绍采石场走去。

采石场更靠近拉姆考，不是在比绍。他们自己向黑森林走去，让砖窑留在左边，戈尔德克鲁格就位于黑森林里，再后面才是布伦陶。采石场在黑森林前的一个坑里。矮而宽的约瑟夫·科尔雅切克再也离不开这四条裙子，便跟随着我的外祖母一起走了。

木筏底下

在这里，在背后贴着布鲁诺眼睛的玻璃窥视孔的视野之内，躺在



疗养与护理院里被肥皂水洗刷干净的金属床上，回忆并描绘卡舒贝闷烧着的土豆秧堆里冒出的烟柱和十月的阴雨，真是件很难的事。如果没有这面只要熟练而有耐心的敲打，便能回忆起所有必需的细节，供我去芜存菁，把主要内容记录到纸上的鼓，如果我没有得到疗养院管理处的同意，让这面鼓每天同我聊上三四个小时，那么，我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连有据可考的外祖母都不知道的人。

无论怎样，我的鼓告诉我：一八九九年十月的那天下午，正值南非的奥姆·克吕格擦他的反英浓眉的时候，比绍的砖窑附近，在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之间，在浓烟、斜雨、畏惧、叹息和圣者名字的痛苦呼唤声中，在两名农村保安警察非常缺乏想象力的盘问以及他们被烟熏迷糊了的目光底下，在四条同样颜色的裙子底下，矮而宽的约瑟夫·科尔雅切克使我外祖母受孕，怀了我的妈妈阿格内斯。

安娜·布朗斯基，我的外祖母，在一位施圣礼向来慷慨大度的神甫帮助下，在那天夜里，改了她的姓：她改称安娜·科尔雅切克，并跟随约瑟夫到了莫特劳河畔的省城。约瑟夫在那里当上了一名筏夫，获得摆脱警方的暂时的安宁。

我为了增强悬念先不讲莫特劳河河口那座我母亲的诞生地城市的名称，一九〇〇年七月底，当人家下定决心把帝国战舰建造计划加倍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太阳位于狮子宫时来到了这个世界。自信而放荡，慷慨而虚荣。星相图上的第一宫是命宫，待在那里的是易受影响的双鱼座。太阳的位置与海王星形成冲。海王星住在第七宫或室女宫，这是麻烦与混乱的前兆，金星与土星冲，众所周知，土星又叫晦气星兆肝脾不调，它入主摩羯宫，被狮子宫毁灭；海王星向土星献鳗鱼，并得到鼯鼠作为回赠；土星喜欢吃葱头、颠茄和甜菜，它吐出熔岩并使葡萄酒变酸；土星和金星一同住在亦称死宫的第八宫，这预兆意外死亡；反之，在土豆地里受孕的事实，保证了土星在亲人命宫里的水星保护下得到极大冒险的幸福。写到这里，我必须插进一段我母亲提出关于我外祖母是在土豆地里受孕的抗议，她最多承认她父亲在土豆地里尝试干过这样的事，但是无论他的位置或者她母亲的位置都没有选择好，未能创造使科尔雅切克成为胎儿之父的有利条件。



“这肯定是发生在那天夜里逃跑的路上，或者在文岑特伯伯的棚车里，甚至可能在我们到了特罗伊尔，在筏夫们那里安家之后。”

我妈妈来确定她的生命起源的日期时，总喜欢用诸如此类的话作理由，于是，实际上了解实情的我的外祖母，却一个劲儿地点头赞同，并说：“不错，孩子，这必定是在棚车上，或是到了特罗伊尔以后才发生的，因为那天又刮风，又下雨，所以不可能在地里。”文岑特是我外祖母的哥哥。他妻子早逝之后，他在琴斯托霍瓦朝圣时，得到琴斯托霍瓦的圣母的神谕，要把她当作未来的波兰女王看待。从此以后，他为了发现每一句句子都证实圣母有权要求得到波兰王国的王位，成天埋头在离奇古怪的书籍里搜寻，他让他的妹妹去做家务事和种地的事。他有个四岁儿子名字叫扬，身体瘦弱，非常爱哭。扬既要放鹅，又要收集彩色小画片以及邮票；一个四岁的小孩集邮总是让人感到不祥。

我的外祖母带着科尔雅切克拿着土豆篮，回到受天国的波兰女王保佑的农舍。文岑特听完她的讲述，拔腿跑到拉姆考，敲了半天的门，让神甫带上施圣礼的一应杂物，去给安娜和约瑟夫证婚。神甫睡意正浓，打着连连的呵欠致完拖长了的祝福辞。拿着作为酬劳的一大块肥肉，离开了被祝福者。他刚转身走开，文岑特便让新郎新娘登上铺上干草和空麻袋的马车，让冻得发抖低声抽咽的扬坐在自己身边——马车夫台上，再让牲口明白，新婚夫妇要求快马加鞭，它现在得笔直地冲进茫茫黑夜。

马车在黑沉沉但行将消逝的夜里，到达省城的木材港。同科尔雅切克一样都是当筏夫为生的朋友们收留了这对逃亡的夫妇；文岑特必须走了，因为一头母牛，一只山羊，一只母猪和几只小猪，八只鹅，看门狗，都等着他去喂食，他驾着小马返回比绍。他还要让已经有点低烧了的儿子扬上床睡觉。

我外公在躲藏的三个星期之内，蓄起头发，理了一个分头，刮掉了小胡子，给自己留下了证件以证明自己清白的历史，并用筏夫约瑟夫·符兰卡的名字找到了工作。这个筏夫符兰卡，在一次打架的时候被人从木筏上推下水去，在莫德林往南的布格河里淹死了，不过警察



局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科尔雅切克口袋里揣着他的证件去找木材商和伐木场谈工作是有原因的，曾经有一段时期他不当筏夫，而在施韦茨的一家锯木厂工作。因为他，科尔雅切克，把一道栅栏漆为刺激性的红白两色油漆。他便和老板吵了起来。老板以他故意挑衅为借口，从栅栏里拔出红色和白色板条各一根，用这些波兰板条打科尔雅切克的卡舒贝人的脊背，板条被打个粉碎，成了一堆红白两色的劈柴。这使挨揍的那个有了充分的理由。就在那天，毫无疑问是在满天星斗的夜里，他一把火烧了这家新建的、油漆一新的锯木厂，冲向天际的红光向虽被瓜分却因此而统一的波兰致敬。

就这样，科尔雅切克成了一名纵火惯犯，因为从那以后，在整个西普鲁士，锯木厂和林场都为强烈的红白两色的民族感情提供引火物。每逢发生关于波兰前途的事的时候，即使在发生那几场火灾的时候，童贞女玛利亚总要参与，据其中可能还有活到今天的目击者称，他们见到一位头戴波兰王冠的圣母，站在许多正在倒塌的锯木厂屋顶上。据说，每回大火起时总让当场的民众同声高唱圣母颂，并且还宣誓赌咒。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尔雅切克几次纵火的场面，庄严肃穆。

纵火犯科尔雅切克被人控告，成了通缉犯，而筏夫约瑟夫·符兰卡则历史清白。他父母双亡，与人为善，孤僻褊狭，不但没有人找他麻烦，而且几乎都不认识他。他把自己的嚼烟分成每天一份，直到布格河收容了他。一件短上衣、口袋里的证件以及三天的烟草便是他留下的遗物。由于溺水而亡的符兰卡再也不会来报到，也无人问起淹死的符兰卡而让有关的人为难。于是，与这个落水鬼同样有一颗圆脑袋，体格相似的科尔雅切克胆战心惊地钻进他的短上衣里，然后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有官方文件证明历史清白的人。他以嚼烟草代替了抽烟斗，以至于继承了符兰卡的讲话的缺陷和性格特征。然后扮演了一个干活卖力、勤俭朴素、说话有点结巴的筏夫的角色，驾着木筏，跑遍了涅曼河、布布尔河、布格河和魏克塞尔河的林区和河谷。符兰卡没有服过兵役。而他在马肯森指挥下的王储轻骑兵团里当上了一名下士，可是，比这个落水鬼大四岁的科尔雅切克在托恩留下过一份因当



炮兵而造成的糟糕的档案记录。

在抢劫、杀人、放火的时候，强盗、杀人凶手和纵火犯中间最危险的分子，就等待着机会，找一份体面而稳定的职业去做。当中的一些人，或者煞费苦心，或者碰巧走运，遇到了这样的机会。冒充符兰卡的科尔雅切克是一个好丈夫。他改掉了自己的纵火的坏习惯，甚至一见火柴就发抖。只要被这个可能制造过的火柴的人看到，摆在厨房桌子上安然自得的火柴盒，就一定得遭殃。他随手就把这种诱惑犯罪的东西扔到窗外去。所以，对于我的外祖母来说，按时做出热饭热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全家人经常因为没有引火物点燃汽油灯而坐在黑暗无光的屋子里。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但是，符兰卡并不霸道。星期天，他带着他的安娜·符兰卡，并同意她像当年在土豆地里那样套穿四条裙子到下城的教堂去；她已经办了正式的结婚手续嫁给了他，冬天，筏夫们都因河流冰封，闲着的时候，他就老老实实地待在特罗伊尔，照管他的女儿阿格内斯。那里居住的只有筏夫、舵工和造船工人。阿格内斯的性格看来像符兰卡，因为她不是躲到床底下就是藏在衣橱里。每到家里有客人时，她就抱着她的破布娃娃坐在桌子底下。

对于他的女儿来说，最要紧的便是在藏身处找到类似于约瑟夫躲在安娜的裙子底下时所找到的那种安全，同时也找到与她父亲所找到的不一样的乐趣。纵火犯科尔雅切克心有余悸，过够了被人追捕的苦日子，非常能够理解他女儿需要庇护的心理。所以，有一天需要在这间像阳台似的半住房的突出部盖兔舍时，他就替阿格内斯用木板隔出了一个，完全与她身材大小相适的房间。我妈妈小时候就坐在这样一间小棚里，玩她的娃娃，慢慢长大。后来，她上小学的时候扔掉了娃娃，第一次表现她对于易破碎的美有感受力。玩起玻璃珠和彩色羽毛来了。

我急于讲出我自己生命的起源，希望读者能允许我将一九一三年即“哥伦布”号在席哈乌船坞下水那一年以前的事情省略，因为符兰卡一家平平安安地像随波逐流的木筏，度过了这一段时光，直到那一年，一直没忘记追捕假符兰卡的警察局才找上门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一三年八月，同每年夏天一样，科尔雅切克出发去基辅。他将大木筏从那里放下来，取道普里皮亚特河、运河和布格河，到莫德林再入魏克塞尔河回来。他们总共十二名筏夫一起，先从威斯特利希新航道乘锯木厂雇的拖轮“拉道纳”号溯着死魏克塞尔河上航至艾因拉格，随后入魏克塞尔河，逆流而上，经凯泽马克、莱茨考、查特考、迪尔绍和皮埃克尔，到托恩停泊过夜。锯木厂新老板在这里登船，他要去基辅监督这次木材购买事宜。也就是说，清晨四点“拉道纳”号解缆开航时，他早已在船上了。科尔雅切克第一次在船上看到他是在厨房吃早饭的时候。他们啃面包，饶有兴致地面对面地坐着喝着麦茶。科尔雅切克一下子就把他认出了。这个宽肩膀的秃顶让人取来伏特加，斟满大家喝空的茶杯。坐在另一头的人吃到一半，还在斟酒时，他开了腔作自我介绍：“我姓迪克尔霍夫，是新老板。我是讲究秩序的，这么一来，你们就知道了。”

筏夫们按照他的吩咐，一个挨一个地顺着座位的顺序自报姓名然后干杯，伏特加咕嘟一口灌下时，辣得喉结难受。科尔雅切克先干了酒，随后眼睛死盯着迪克尔霍夫。报了自己的姓——“符兰卡”，迪尔克霍夫像前几次重复别人的姓那样点着头，重复了一声：“符兰卡”。虽然这样，科尔雅切克仍觉得，迪克尔霍夫加重了语调重复这个已淹死了的筏夫的姓，而且是尖锐地带着沉思的味道加以突出。

在领水员们轮流帮助下，“拉道纳”号，逆着浑浊的潮水，灵巧地避开沙洲，顺着惟一一条可辨认的航道隆隆向前驶去。四周不是一望平川便是丘陵起伏，都是收割过的农田。树篱，田间小路，开遍金雀花的盆地，零散的农舍之间像是天然的骑兵冲锋的战场，专为左边在沙盘中变换队形的波兰长枪骑士师、为跳过树篱的轻骑兵、为年轻骑兵军官的梦想、为已在这里进行过并将重复上演的战役而设，同时也为这样一幅油画而设：鞑靼人伏在鞍上驰骋，龙骑兵的马前腿悬空而立，长剑骑士倒下，骑士团团长血溅长袍，胸甲上则无一处创伤，马索维恩公爵砍倒一人；还有那些马，马戏团都找不到的良种白马，满身流苏，烦躁不安，肌腱画得如此逼真，鼻孔鼓着，往外喷着气，呈洋红色，穿透这鼻息的是系着三角旗、矛尖向下的长枪；高擎的马